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1255期 (2025年11月19日) WWW.MINGHUI.ORG



图：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于十一月九日开幕，预计将持续到本月下旬。

本期内容提要

- 【大陆法会】丈夫遭严重车祸 守住心 夫妻共创奇迹
- 【大陆法会】实修 突破思想业的干扰
- 【大陆法会】再没人在我门前安监控了
- 【大陆法会】二十多年 坚持和老同修们一起修炼

目 录

◆大陆法会

从高干到慈悲的修炼者	3
丈夫遭严重车祸 守住心 夫妻共创奇迹	11
实修 突破思想业的干扰	15
同修们默契配合 携手同行	22
同修大家庭 一起走在神的路上	34
同化大法实修 抢人救人	39
再没人在我门前安监控了	47
二十多年 坚持和老同修们一起修炼	53

【编者注：因篇幅限制，《明慧周刊》所收内容仅为明慧网每周内容的小小一部份，且多数文章为缩写版。交流文章代表作者在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谨与同修切磋。请大家共同“以法为师”，“比学比修”。】

从高干到慈悲的修炼者

文：中国辽宁大法弟子

【明慧网】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一片金色的麦田，我亲手种下的小麦长的有一人多高，麦穗有一尺多长，清风吹拂下麦浪滚滚，一望无际，一派丰收的景象。这时伟大的师尊来了……

——摘自本文

* * * * *

师尊好！

各位同修好！

我是一九九六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八十五岁了。二十九年的修炼路，有喜悦、有考验、有磨砺，一路坎坷摔打，风雨过后又见彩虹。更多的记忆就是在师尊加持下成就的非凡历程，似一块块铺路的基石，一直铺向远方——我们天国的家园。

值此第二十二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召开之际，把自己在不同阶段用不同方式讲真相救世人的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共同见证我们共同走过的难忘岁月，共同见证大法成就的每一个神迹。

一、大量制作、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

迫害之初，我地有一个大资料点，制作的真相资料供应量覆盖本市及周边多个小城市，每天制作的真相资料和耗材都用汽车运出运入，同修们夜以继日的制作、发放。不管来自何方，什么职业，每个人都践行着大法弟子的职责，没有人说苦说累，钱不够了总有人往里添，资料点在师尊的加持下一直平稳运行。

刚到资料点时，我什么都不会，于是就主动负责打杂，

做饭、搞卫生、跑腿、做零活儿，哪需要到哪。之前因为我在常人中的职位比较高，多半辈子都没干过这些活儿，但那时真的就象一个小和尚一样，思想简单，充实而快乐，就想着我们多出一份资料，就多一个人明白真相，正念很足，做事效率很高。

在这期间，我也和同修们一起，在制作大量真相资料的同时，开始大面积发放资料，过程中去掉了很多执著心，包括怕心。

后来我也学会了讲真相项目所需的所有真相资料的制作，从熟练使用电脑、打印机，到传单的排版，小册子的打印，刻录光盘，制作《九评共产党》书，制作护身符等，也能制作大法书。

随着后来资料点的遍地开花，我自己家也开了小花，不但自己用，还供给周围很多同修用，帮助同修掌握基本运作技术后成立家庭资料点。这段修炼过程，让我从一个只会发号施令做大报告的官，成为了一个自己都意想不到的资料点成手。从不会到会的过程，也是心性提高的过程，与同修相处的过程，学会了包容，学会了担当，在修炼上逐渐走向成熟，为以后用其它方式讲真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用手机讲真相，两年劝退一万人

因缘际会，二零一二年春天，一位外地同修帮助我们地区开展利用手机项目讲真相。他说，先前长时间的发放真相资料就象春天播下的种子，现在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了，我们要抓住机缘直接把世人救下来。同修们交流后普遍认为这种方法确实很好，能更有效更直接的救度众生。于是，我们首先用手机自动拨打语音讲真相，坚持了一段时间，效果很好。后来这位同修又鼓励我用手机对打讲真相，说这种方式“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质量比

较高，更适合我。因为我是政工干部出身，在常人中语言沟通是强项，于是就接受了同修的建议，开始了用手机直接对打讲真相。

说是说，做起来是不容易的，因为那时我已接近耄耋之年，之前连手机都不大会用，现在要用两部手机，一部用来自动测号后提取有效号码用于拨打，一部用来直接对打；而且我说话有很重的乡音，不是标准的普通话，于是我就决定给家乡的父老乡亲打电话。他们与我有缘，语言相通，生活习惯一样，很容易唠上嗑儿。

我通常是这样开始的：“喂，老乡啊，你好啊！祝你全家幸福平安啊！我的老家就是你这个地方的，我从十几岁就离开家乡，现在快六十年了，我现在在千里之外打这个电话给你送福，帮你三退保平安的。”因为乡亲亲近，没有戒备感，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只要对方搭上话，我们就开始互动，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并及时送上一个事先起好的又好听又吉祥的化名。他们“三退”后我还为他们点赞。我会这样说：“祝贺老乡，我真的为你高兴，可能现在你还感觉不到今天的选择是多么重要、伟大，也许天上的神都在赞美你呀，也希望你把真相告诉家人，告诉亲朋好友，叫他们也快快三退保平安，你功德无量啊！我盼望法轮大法的真相在我的家乡口耳相传。”

我家乡的人以纯朴善良著称，这样讲下来很多人因此得救，三个月劝退了八百人。这也让我增强了信心，于是心里就有了一个小小的愿望：劝退一万人。我求师尊加持我。

我从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三日开始打电话，从此没有了节假日的概念，尽量一天也不松懈，除了春天刮七级以上的大风，夏天下大雨不出去，因为那样的天气会影响通话质量，其它每天必出。常人的节假日，是我们大法弟子救人的好时机，记得二零一七年新年期间，我从初一打到初

十（初二与家人团聚未出），九天时间劝退了四百五十多人，平均每天五十人，最多的一天六十二人。

对打电话要求环境安静、安全，我选择去城郊的小树林和小河边，那里人少，车少，视野开阔，相对安全。虽然路途遥远，但是我体力充沛，浑身是劲，走路生风，自行车骑的飞快，打起电话来耳不聋眼不花，号码拨的准确无误，头脑清醒，沟通起来思维敏捷，言语流畅，效果很好。再加上同修的无私配合，大家把听取时间较长的号码全提供给了我，保障了我对打时号段的质量，提高了劝“三退”的成功率。

北方的冬天冰天雪地，异常寒冷，我在野外每天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冷，有时还感觉热，暖融融的。吃苦、磨砺、消业、修心，我知道是慈悲的师尊在加持弟子完成使命。

初期最难过的事情就是通话中遇到不明真相世人的谩骂。有一次，我拨通了一个电话，对方是位男士，好象也在听我讲真相，我讲完了，他就说：“你再讲一遍啊？”我就又讲了一遍。他又说：“我听不懂，你再讲一遍。”我就又讲了一遍。我以为对方没听懂很着急，就认真的讲了三遍。可是他忽然说：“哎，你还会说人话啊！”放下电话，我的心里非常难受，脑袋也嗡嗡的，眼泪都要下来了，当时脸可能都涨红了，我心里说：谁敢跟我这么讲话！二十几岁就当了我干部的我，曾经指挥千军万马，在常人中只有我教训别人，哪有人敢这样侮辱我！真是很难受。转念一想：你骂吧，骂的人给我德啊！再看看“三退”名单上几十人的名字，心理平衡了，也没感觉不对。

晚上回家学法，冷静下来向内找，知道自己错了。我跪在师尊的法像前含着泪说：“师父，弟子错了，今后我再也不要常人的德了，我只希望他们都能得救保平安。”说来

神奇，从那以后侮辱骂人的越来越少，半年后再也没有了。我从中悟到：看常人的表现找自己的人心，用法一点一点的归正，心性也就能得到提高，这是好事啊！这真是：小小手机手中拿，原地未动走天涯；未曾开口慈悲在，正念救人吐莲花；酸甜苦辣一盘菜，与我果腹好升华；大法弟子听师话，多救世人回天家。

从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三日到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三日，用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共七百九十天，我终于实现了当初许下的愿望，用手机对打讲真相劝退了一万多人。这对当时修炼境界的我来说，是一个非凡的奇迹，这是大法成就的！是师尊成就的！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一片金色的麦田，我亲手种下的小麦长的有一人多高，麦穗有一尺多长，清风吹拂下麦浪滚滚，一望无际，一派丰收的景象。这时伟大的师尊来了。我跟师尊说：“师父啊，弟子种的小麦有的地方缺苗呢！”师尊笑着对我说：“不影响产量，我还是比较欣慰的。”梦醒了，幸福还挂在我的脸上。我知道是慈悲的师尊用梦境鼓励我，点化我。

三、走遍周围城乡，面对面讲真相救人

从二零一八年开始，邪党就开始对手机卡严控，这个用手机讲真相的项目也就逐渐减少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

我经常去的是与我居住相邻的三个城区和周边的二十多个乡村，我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每次带上几十至上百份真相资料，有大册子、小册子、明慧年历、翻墙卡、护身符等，边发边讲边劝“三退”，每隔一段时间再给这些地区送去新的真相资料。

面对世人，我言语亲切，经常就说：“老乡（老兄、老

弟、大妹子、姑娘、朋友）你好啊，我给你送个福。”然后递给对方真相资料或者护身符小卡片，或者热情的搭上话，再讲真相劝“三退”，再送上更多资料，很多世人选择“三退”后还连声道谢。

疫情开始前后那段时间，我正处于病业状态，不理解的家人把我的设备和真相资料全拿走了，不希望我再外出讲真相。那时家里只剩下二百四十个小护身符。我对着师尊法像说：“师父啊，弟子不能停下救人的脚步，求师父加持我，我要把这二百四十个护身符送给众生，让他们保住平安。”我看到师父很严肃的看着我。我感到责任在肩，立即行动。

我早上八、九点钟离家上路，骑行五、六十里路去到乡村。开始时我身体没劲，中途累了就喝点老伴给灌好的热茶水，休息一会儿继续骑。几乎见人就讲，有上坡的推一把，有提重物的帮一把，有时快走几步追上那个人，有时放慢速度等着那个人，有忙就帮，搭上话就讲，慈悲心出来了，经常是眼里含着泪讲，发自内心的希望众生都能躲过大劫，告诉世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是灵丹妙药，“三退”能够保平安。

后来我身体越来越有劲，病业假相消失了，家人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也把全部设备搬了回来并帮助安装好，我的“小花”继续盛开。

我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过几次不明真相世人的举报，都在师尊的保护下化险为夷。记得一次去乡下送年历，遇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我讲真相他也听，给资料他也要，我没有察觉异常，继续一路讲一路发，刚要送给一位妇女台历时，一辆轿车突然停在我跟前，我想也得给他一个台历呀，别让他错过。我一边把台历递给车上的人一边说：“这个好啊，非常有用，送你一个吧！”他说：“送什么送，你被举报了，跟我们走吧！”

在车上我一边给他们讲真相，一边求师父：“师父啊，弟子遇到难了，不过弟子不会给师父丢脸，一定堂堂正正，放下一切，豁出去了！”同时我也想到自己有些大意，不应该有图省力从原路再往回讲。他们把我带上车开出去不远就停到路边，我看到那个举报我的男子和其他两个人也跟在路边看热闹。警察把我包里剩下的资料拿走了，开车的警察要把我带走，那个负责的警察摆着手说：“不，不，不。”他走到我跟前说：“好了，老爷子不要怕，剩下这些东西我们拿走了，你回去吧！”我真为这个明真相的警察高兴，他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推上自行车，那个举报我的男子不甘心的对我说：“今天便宜你了，要不最少判你四年！”我微笑着朝他招招手，再见了！希望他还有机缘明白真相。

我平时适当看一些热点新闻，找到老百姓都感兴趣的事情作为讲真相的话题，比如目前打疫苗后遗症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遇到走路的，路边乘凉的，买东西的，我就走过去打招呼：“老兄（老弟），你好啊，乘凉呢，多大岁数了？打过疫苗没？有什么反应没？”回答的有：“我脑袋迷糊，全身无力”；“我免疫力下降，浑身难受”；“我腰痛，我有结节了”。我又说：“这可能就是疫苗的后遗症，不过，你不要怕，我给你送福来了，邪党害完人不管了，只有明白真相，三退才能保住平安，你就有大福份了。”大部分人听完真相后都痛快的选择“三退”。

一次有个男子问我：“为什么共产党要迫害法轮功？”我告诉他：“法轮功是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共产党搞的是假、恶、斗那一套，好人多了，坏人不就暴露出来了吗？谎言不就露馅了吗？坏人不就害怕了吗？是怕的不行了搞迫害！”

每次下乡，我都骑着自行车往返一百多里路，每月能

劝退几百人，发放上千份真相资料，尽量给那一方众生留下更多大法的福音。

如今八十五岁的我还在骑自行车下乡，现在已经在骑第五辆自行车了。常人这个年龄早已进入养老阶段，不趴在床上靠儿女照顾已经是好的了，那些能自己出门溜达很讲究养生的世人也是靠吃药维持着，而我是大法弟子，不吃一粒药，这是大法创造的奇迹！

大陆这种生活环境，相对来说我的退休金较高，但是对于物质的需求，我已经淡之又淡了。我和老伴每日粗茶淡饭，穿的都是儿女不要的旧衣服，几乎从来不买新衣，没有任何高消费，老伴对我的修炼全力支持，任劳任怨，家务活儿全包，与外边办事打交道也全是她，这使我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好三件事，非常感谢师尊恩赐弟子的修炼环境。

每当察觉到修炼中有懈怠的表现时，我就用师尊的一段讲法警醒自己：“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進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各地讲法十四》〈二零一六年纽约法会讲法〉）

我悟到，师尊的正法進程到哪一时期，就有那一时期大法弟子要完成的使命，那是天象的变化，各方面条件具备，我们才能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过了那个村，真的就没有那个店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师尊的话，珍惜师尊恩赐的每一种救人方式，抓住每个机缘，兑现誓约，去救度我们天国的众生。

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丈夫遭严重车祸 守住心 夫妻共创奇迹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末的一天，经营运输的丈夫拉着三十多吨货物，在正常速度行驶下睡着了，撞到前面停着、也满载货物的大车。开大货车不出事还好，一出事就是大事，因为速度、吨位、惯性、撞击力都大。我丈夫的货车车头撞废了。丈夫被送到医院，确诊锁骨骨折，两节颈椎错位，多处肋骨有裂纹，骨盆裂开，右手腕骨折，两小腿折了。

丈夫虽然没修炼大法，但是知道法轮大法好，也随身带了大法真相护身符。在大法师父护佑下，丈夫的命是保住了。医生说，好几年没遇到这么严重的车祸患者了，问我们有没有保险。我们有农村合作医疗。医生说那个不管用，我们得自费，预计二十万起三十万能挡住。

我知道魔难来了。我得把心沉到最底，踏踏实实的修自己。站在修炼人的基点上，每天遇到的，都是我要修的，无条件的信师信法，做到真修实修。

当时因疫情，丈夫的病房是单间，我每天给丈夫读大法。我想大法弟子是主角，身边的一切都围着大法弟子的心而动，那我就守住自己的心，因为除了法之外，任何想法都是人世间的理形成的观念，出现了要分清它、排除它。那我就尽全力不生人念，也就省去了生出人念后再区分正念、人念，修去它的这个过程。把一切交给师父，我每天面对的，就是师父给我的修炼路，师父就看我的心，那我就把我的心与一切都交给师父。

丈夫第一次手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多出来，手术后他几乎全瘫，只有脚能左右摆，其它部位都动不了。医生天天问排气了吗？丈夫都说没有。私下里医生说：“不是

没有排气，可能哪里的神经不好使他感应不到。”我不为表面现象所动，冒出人念就解体它，比如：丈夫以后会瘫吗？孩子还在上学，家里的钱能支撑多久？这个家的未来等等。我知道这是人念，是在人世中形成的理，我要解体人的观念形成的这层壳，不管丈夫的表面状况，我就信师信法，修去不合法的一切念头，就走修炼人的路。

这么重的伤，丈夫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二十六天就出院了。神奇吧！医生说：“全是硬伤，内脏没事，回家养着吧，至于神经这块能恢复成什么样，那可没法保证。”医生还举例说：“北京有个知名运动员，现在还坐轮椅呢，北京的技术都保证不了神经这块。”

丈夫出院后，考验来了，他卧床，吃饭都得喂，大小号都得管，而年前小店的生意特别忙，我从早到晚就没个休息的时候。但是我很清醒，这是我的修炼路，要无怨，为他，要修善，修容量，自己每一天所接触的一切都是密勒日巴盖房子与拆房子的过程，那是修去人心人念，自己走在修行路上的过程。我就是庙里的小和尚，踏踏实实修自己。

丈夫出院第三天，就在我忙碌了一天、已是筋疲力尽之时，收到我哥短讯，说他血压高，不舒服。我叫了120，把他送去医院急救。最后哥还是走了。真是雪上加霜，家里还躺着一个不能动的。我心里明白，我要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心，无条件的走自己修炼的路。

我哥离婚后，一直和我生活多年，直到我帮他买了房子才分开。哥的车让车碰了，我得照顾他；取暖费没钱交，得帮忙交上；社会上的人找哥去打架，我得拦着，等等。不知道我与哥是什么缘份。侄女和她妈妈在外省，多年没啥来往，我站在修炼人的基点放下情、利，配合侄女处理好我哥的后事，把我哥房钱、地钱，手机里的钱全部给她。

哥的钱我一分不沾不要。当时的我就记着自己是修炼人，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到。

大、小姑子两人来了，说我丈夫车祸的事不能和我公公说，不能和老人提钱。我知道这是该我提高了，自己有益心、有希望别人帮助我的心，得放下这些心，要无怨无悔。晚上做梦，大马路上排黑衣人，把路挡的死死的，可我一上路，他们就没有了。我知道是我悟对路了。

货站老板托人带话，车撞后货物有破损，没好意思过来要钱。我主动和老板联系，确定有多少损失。老板用手机拍过来一张自己写的账，说给一万元吧。我就知道一点：修炼人不能欠债。转账一万元给他。这么严重车祸，破损这么轻，谢谢师父保护。

公公把我丈夫二十多年的地钱自己留着。平时我也不说啥了，可现在他儿子车祸，手术、看病都是我们自费，他不管也不问，地钱也不给。我公公的经济条件在本村是出名的好。我心里不舒服，过年借口护理卧床的丈夫就没去看他。正月十五，小姑子来我家说：“你们应该去看老人，没去就是不对。”我想，那就是自己不对，过年回家看老人这是传统。错了就改正，那就买东西去看老人。

向内找自己：和常人论对错，基点就是人，我怎么会如此差劲？怎么能怨人呢？他们是我要救的人啊，不管他们对我好与不好，我就应该用善的，包容一切。因为修炼人和常人标准不同。今天写文章又深入找了一下，我有怨、有委屈、有不平衡、有求得常人认可自己的心。可我有师父，还求人中的什么啊？赶紧把这些心去掉。

丈夫出车祸后，二小姑子没来看望。我向内找，想起有一年二小姑子问我，公公家宅基地，有没有盖房子的想法啊？当时我没想那么多，就说盖也行不盖也行，就过去了。现在想来那是她想盖房子了。当时自己没反应过来，现在

就得善解这怨啊。于是主动和大小姑说这事：“二小姑想盖就盖，我这里没有想法。”因我的主动放弃，二小姑又来看望她哥了。一家人和好了。

丈夫的身体也在一天天的变化着，腿越来越有力，胳膊也由不能动到能动，四个月就能下地走路了，半年后基本正常，完全恢复了，没留下一点后遗症。现在他已经工作两年了，不说谁都看不出他曾经全瘫。是师父给我丈夫创造了这奇迹。感恩师父！

小姑子提醒说，今年车队交养老保险时被要求必须交工伤险，她哥的情况不知道能不能报销？那就试试吧。结果工伤第一次医药费给报销十万多，有献血证，百万医疗保险、对方车有个第三者无计免赔、工伤鉴定钱，算一下，丈夫车祸所有花费全给报销了。我悟到，弟子真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实修了，师父给安排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

丈夫在网上看到有个医疗补助金，他的情况可以办，我不同意，说：“你身体已经好了，当时全自费，现在医药费全报销了，已经很好了，不能太贪心了。”丈夫说：“这事合情合理合法的，我把材料交上去，不找人、不找关系，给就给，不给也不强求。”他自己去办理。结果次月就给报销了十一万多。我理解放下那个利益心，是你的不丢。师父看着呢。

回首往事，感恩师父给了我一个幸福完整的家，感恩师父让我不为生活发愁，感恩师父一直领着我走过魔难。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实修 突破思想业的干扰

文：中国河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

尊敬的师尊好！

各位同修好！

借第二十二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我写出自己在今年暑假中突破思想业干扰的实修过程，以及之后随之而来的几个小小的突破，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

一、突破思想业的干扰

师尊讲：“还有一种强大的业力，对修炼者影响非常大，叫作思想业。”（《转法轮》）

二零一六年我还是个新学员，因为法理不明，正念不强，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庭魔难以及变故一时承受不了，被人心、人念、人情占了上风，每天大脑中胡思乱想、杂念丛生，为了名利情色气等产生了很多思想业，出现了头闷、头沉的不正确状态。逐渐的，我左半个脑袋憋、胀、疼，严重时带的左脸、左脖子不舒服，左半个脑袋里还“嘎嘣嘎嘣”响，我一直没有认真对待。直到今年，这种状态严重的影响到我做三件事，我才意识到思想业的干扰不容忽视，对修炼人的影响真是非常大。

这种干扰表现为发正念时，我连一分钟都静不下来，脑中翻江倒海。瞅着“灭”字，左半个脑袋就开始憋、闷、紧，象是被什么揪住了紧紧攥着似的，闹心的都不想发正念了；学法时，干扰很大，读着读着就被打进一个不着边际的念头，我不知不觉的就被带跑了，学法不入心，一会儿就犯困了。几年了，学法时没有多少体悟。逐渐的一天连一讲《转法轮》也学不了，只能靠背法才能得一点法；炼功时，特别是炼一

个小时抱轮和第五套功法打坐时，更静不了几分钟，想入非非、浮想联翩。慢慢的开始闹心，很多次炼功都坚持不到最后。

我为了突破这一关，把“主意识要强”这一节法背了不知多少遍，走路背，睡前背，空闲时背，学法前背，效果好点，但是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背“清净心”这一节法，好不了几天，又不行了。师尊讲的“也就是说，人静不下来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手法上的问题，不是因为有什么绝招儿，而是你的思想、你的心不净”（《转法轮》），这段法我念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认为“不净”是入静的“静”，其实是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心“不净”，是干净的“净”。

今年暑假期间，大部份时间是我自己一人，所以时间充足，我就想认认真真的深挖深挖，扎扎实实的突破突破。

二、抓住一思一念修心性，用法破除

我从早晨一睁眼到晚上入睡前，紧紧盯住自己的思想，一有不正的念头马上排斥。我不停的默背师父的法：“主意识要强”（《转法轮》）、“心一定要正”（《转法轮》）、“能坚定者，业可消”（《转法轮》）、“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它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它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背法时，尽可能让每个字都显现在眼前。

炼功时开始挺静，一会儿打来一个念头：“我评职称还缺个什么证书呢？今年想办法弄一个”，我赶快抓住，不要思想业力和外来干扰。同时向内找，这是名利心和造假的党文化，要清除掉。我默背师父的法。一会儿，又打进一个念头：“等上秋装了，买条运动裤，和原先的那件上衣配成一套”，我赶快抓住清除，这是穿衣打扮的色欲心、爱美心、显示心、乱花钱的奢侈心，我继续默背师父的法。

过了一会儿，又冒出来“要为侄儿们如何如何”、“家装怎么改改”、“谁说啥了”，心里不平衡。回想起之前公婆和前夫那样对我，还气的不行，等等，我都及时抓住清除。同时向内找到执著亲情、怨恨心、安逸心、想过常人舒适生活的心，然后默背师父的法。我这样坚持了几天，效果挺好，头部没有了那些不正确状态。

三、入心通读法，在法上提高

以前学法时，看似悟到了一点法理，我就对照自己展开想象，想着想着就跑偏了，其实是被思想业干扰了。现在我要求自己放慢速度，逐句逐句的读，不求悟到什么，只理解表面意思。打进来个什么念头，我就放下书，及时清除，并向内找自己的执著心。几次以后，我能静静的读法了，脑中清清亮亮的，双盘腿没有感觉，身心很舒服。有时会看到书上有小小的蓝光闪烁一、两下，有时一句或几句法特别明显，我就记住页码。

一讲《转法轮》学完后，我反复把给我显现的这几句法读、背、默写。我买了可擦笔，每次要默写好几遍。我学完一遍《转法轮》，看看这些默写的法，都是点化我要提高心性的。我真是万分感恩师尊点悟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救度弟子。

几天后，我发正念静下来的次数多了，有时一坐就定下来了；抱轮和打坐静下来的时间也长了，没有了闹心的感觉，又找回了修炼如初时的美妙状态。我不由的感慨真是心“净”，才能心“静”。

四、无意中病业假相有了小小的突破

我居住在北方坝上地区，这里有一种蒿草，每年七月中旬至九月中旬这段时间，会使很多人出现“过敏性鼻炎”。症状表现为鼻子痒，不停的打喷嚏，鼻涕多；眼睛痒，一

揉就红肿；严重时喉咙、耳孔痒又肿；皮肤痒，一抓红一大片；危险时，鼻塞、哮喘、呼吸困难。这种病医学上无法根治，而且越来越重。

二零一一年暑假，我出现了此症状，当时用药后不太严重。二零一二年，我得法修炼了，又出现了此症状。我知道这是消业，没再想过用医药对待。可是至今十多年了，此症状每年如期而至，看似越来越重，还出现了几次凶猛哮喘的假相。

开始几年，我认为是消业。后来觉的是旧势力干扰，发正念否定，收效甚微。用师尊善解的法，也没找到问题的根本，不能解决。我有些困惑与无奈，甚至每到这个季节，心里就开始担忧、害怕。听到别人打喷嚏，心中就不稳。别人也许体会不到，痒的钻心，擦不完的鼻涕让人闹心。尤其是学法、炼功时，中途多次停下来擦鼻涕，不敬师不敬法，还把炼功的机制打乱了。而且每天用两、三包纸，还得随身携带。有时出门忘带垃圾袋，还得到处找垃圾桶，真是麻烦。

今年症状同样出现，我有些消极。可是在突破思想业干扰的几天实修中，我无意间发现，只要我静下来，什么症状都没有，一切正常。一动常人念，鼻子就开始痒。背法静下来后，又恢复正常。

我忽然想起外地有个同修以前的提醒：“鼻涕是脑髓，是从脑子出来的。”我当时还想：“鼻涕跟脑子有什么关系啊？”几年前，师尊就用同修的口点化我，我今天才有所感悟。我心里终于轻松了。

一天晨炼，思想咋也静不下来，我又开始不停的打喷嚏、擦鼻涕。同修提醒我要正念否定、排斥。我又抓住一思一念清除，逐渐恢复正常。

目前，此假相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只在睡醒时反应

较强，我知道还有我要提高的因素。以后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钟，我都要注意自己的一思一念。我也真是后悔自己悟性差，这么多年没有在心性上实修，错过了一次次提高的机会。这意外的突破让我不再消极，心中坚定了一念：有业就消，是干扰绝不允许。

五、突破与陌生人讲真相

我因为怕心、面子心、顾虑心重，以前都是针对熟人或在购物时讲真相，一年也讲不了几个人。今年暑假时，我想一定要突破自己，给陌生人讲真相。可是面对素不相识的人怎么开口呢？聊什么话题呢？

我有了这个愿望，师尊就帮助了我，让我看到本小区及邻小区不少患脑梗疾病的人，有年轻的、年老的、有男的、有女的，看着他们行动不便，真是可怜。对，我就从祛病健身切入，先从老年人讲起。

第一天出去，我就讲了十人，他们都认可大法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劝了七个人，其中入过党、团、队的都有，有三人什么都没入过。我知道这是师尊在鼓励我，我很有信心。之后每天都能劝退，也有没上过学、没加入过邪党组织的人。我越讲越顺口，越讲越想讲。过程中也有很多要修去的人心，就如师尊讲的云游一样。在此分享几个故事：

一次我出去讲真相，碰到一个阿姨。搭上话聊了几句，得知是我前婆婆的表妹（以前没见过）。我修炼前，全身患十多种病，不能生育，还有种种原因，使得婚姻失败。修炼后，我被中共迫害非法拘留过一次。那时前婆家人对我偏见很大，处于瞧不起、看我笑话的心态。

这次碰上她家亲戚，我就不想讲真相了，怕她们背后议论我。我知道这是面子心、求名的心。我与阿姨告别，

准备离开。可是她非要同我一起走走，那就继续聊吧，她问了我离婚的原因及家长里短的事情。我心里一边嘀咕该不该给她讲真相，一边聊天把话题引到了我之前身体不好，现在十多年了，没吃过一粒药，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瘟疫、疫苗都对我没起作用，她说：“看你气色就好。”

眼看要分别了，我再不讲真相，阿姨就没机会了，她碰上个大法弟子多难哪！此时不讲，更待何时？于是我把心一横：去掉面子心，就是救人。我心态祥和、语气慈善的对阿姨说：“姨，咱娘俩今天见面也不容易，希望您有个好身体，在这灾难频频的年头平平安安的，告诉您一个不花钱的好办法……”我讲到中共邪党腐败，她很有同感，也比较认同大法，还说学这个的都是有知识的人。最后她用真名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我一再嘱咐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重复好几遍：“记住了，记住了！”真是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我差点错过有缘的众生。

一天晚上我去讲真相，三退的众生有叫“秀莲”、“秀英”的。第二天早晨，我到早市讲真相，三退的众生有叫“秀花”的，这三位众生都是用真名退的。连着两天都有叫“秀”字的人，我悟到是师尊点化我要“修”自己，而且她们都是用真名做的三退，那就是要我真修，不要流于表面，不然就成了“作秀”。

有一天晚上，我给四个耳背的人讲了真相。讲真相时，就得声音高、有耐心，我边讲边观察近处有没有人，我知道这是我要修去的怕心。同时我还有好事心、爱打听小道消息的心。那几天单位同事评职称有些小风波，我总想打听打听。

一次我讲完真相走回到小区门口时，一位中年男士主动与我搭话，后来又说认错人了，我知道这是有缘众生。可是他不是老人，又是男的，我的怕心、顾虑心又上来了。与他聊了几句，发现他心术不正。他说他离婚了，表示要

每月给我两千元，让我做他的女友。我又不想讲真相了，准备离开。可是觉的这人被色魔、邪党灌输的无神论毒害与操控的真是可怜，我就鼓起勇气，给他讲讲吧。我对他说：“对不起，我是信佛的，不能做这种不正的事情。你给我两个亿，我也不要。万恶淫为首，我劝你也别做这样的事，还是正正常常的成个家。”他遗憾的说：“唉，碰了个信佛的，你信哪个佛？”我就给他讲了真相，他听到我讲法轮功，就说：“知道，这是好的！”他用化名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我也找到了自己还有色欲心和现代变异观念。

一天我讲真相时，遇到一个昔日同修。他说自己之前修炼过三年，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迫害大法后，实在太害怕了，就不炼了。我听了很是痛心遗憾，给他讲了基本真相，要了他家住址。几天后，我送去了《金种子》和有师尊新经文的《明慧周报》。他说：“我这段时间忙，等过几天好好看看。”我一看他家墙上贴了好大一张毛魔象，我撕掉揉碎，并告诉他要销毁。

那些天，听真相后做三退的众生多数是七、八十岁的人，有政府退休的、编制单位退休的、村干部退休的、村民代表，党员人数也不少，这让我深感师尊的慈悲伟大。二十六年前中共开始迫害大法时，这些人正是四、五十岁。二十六年了，大灾大难经历了这么多，师尊没有放弃他们，一再给他们机会。同时我也惭愧自己悟性差、人心重，没能早早把真相讲给与居住最近的这些众生们。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瘟疫这几年，就这片去世的足有千人，遗憾哪！

没出来讲真相时，我还抱着私心，为自己的修炼突破、为自己提高，讲几个人算几个人。可是出来讲了真相后，才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如果就面对老年群体讲真相，而且是一对一的讲，啥时才能救完呢？那一群群跳舞的、打牌的人，那一伙伙聊天的、拍抖音的人，怎

么救呢？我的心好沉重。看来我还需更加精進，修出更强的正念与更大的慈悲，修去肮脏的人心与变异的观念，努力救下更多的众生。

一个月的暑假眨眼就结束了，以上是我暑假期间几个小小的突破。弟子时刻离不开慈悲伟大师尊的加持与点化，弟子感恩师尊！也感谢同修陪我一起背法，交流，叫醒我晨炼。

以上交流如有不足，敬请指正。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同修们默契配合 携手同行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零零年之前，我们地区的真相资料都是其它地方的同修提供的。后来一位同修大姐从外地回来，与我们几个同修交流，说明慧网提倡资料点遍地开花，建立小型资料点。可是我们都不会操作电脑，而且当时对做资料有害怕心理，因为常听到哪个资料点被抄了，同修被警察绑架了。

——摘自本文

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与同修们共同走过了二十多年证实法的修炼之路。过程中，我们有过默契的配合，有过向外看的抱怨，有放下自我互相包容的轻松，有正念正行反迫害的威严正气，有身为大法徒的荣耀和自豪。我们为法而来，都非常珍惜同修间的缘份，相互配合，共同精進。

在第二十二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我写出自己多年来与同修共同配合证实法的一些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

一、学电脑 做真相资料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我们小镇的大法弟子不畏打压，开创了修炼环境，全面的用各种方式救度世人。

二零零零年之前，我们地区的真相资料都是其它地方的同修提供的。后来一位同修大姐从外地回来，与我们几个同修交流，说明慧网提倡资料点遍地开花，建立小型资料点。可是我们都不会操作电脑，而且当时对做资料有害怕心理，因为常听到哪个资料点被抄了，同修被警察绑架了。大姐与我们在法上交流。说如果我们自己上明慧网和做真相资料，这样能减少大资料点的压力，同修不用来回跑，又安全，我们自己用啥还方便。听了大姐的一番话，我们有了信心。

那时，我们几个三十多岁的同修跟着男同修小军（化名）学操作电脑。起初鼠标都不会用，刚学会，一会儿就忘了。小军建了一个小资料点，一天他让我和另一个同修去帮着装订真相资料，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资料点。一进屋，看见满屋的资料和设备，我的怕心就出来了。过了一会儿我想，我做的是最正的事，师父就在我身边，怕的不是我，马上心就稳了。以后再去那里，也不怕了。

有一天，帮我们建资料点的同修大姐从外地回来送东西，被警察跟踪了，但她不知道。我把大姐送到了小军的资料点，就从楼后面的小道回家了。第二天下午，我准备给大姐买些吃的，就先去了超市。刚买完东西，丈夫（同修）打来电话，急促的催我：“快回店里！别去那了。”丈夫见我回来，松了一口气。原来我家邻居到店里跟我丈夫说，刚才看见道边的楼有法轮功的人被抓了，在楼下装了一大车东西，还没走呢。刚好那个时间我去超市给姐买东西，如果直接去资料点，可能一同被绑架了。小军也是警察刚走

后回去的，也错过了那个时间。当时大姐和一个女同修被绑架了。

那时我们这还有两个小型家庭资料点没受影响，继续运作着。我和同修在她家独自的小楼里做资料，给本片同修提供《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当时用的是1020黑白激光打印机。那时很多同修被迫害，工作都受了影响，经济紧张。大家为了救人，有的拿出几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还有老年同修拿来的是平时攒的几块几块钱，都是同修救人的真诚的心。

迫害初期，我和丈夫多次去北京证实法，丈夫被非法劳教，我失去了工作。丈夫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前是义务辅导员，我家又是大组学法点。本地把我丈夫列为重点迫害对象，不断骚扰监视我们。二零零三年，我丈夫被绑架四次，两次被非法拘留。

由于被中共迫害，没有经济收入，从没卖过东西的我们，放下面子，蹲在街头以卖糖块为生。同修见我们生活艰难，帮我们开了一个小店维持生活。渐渐的，我们的经济有了好转。

二零零五年，本县公安局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大抓捕，一些同修被绑架，有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名单落到了警察的手里。在警察的逼供下，知道了三退名单给我和我丈夫了。市国保警察来我地寻找我家小店，我刚好开门时看到警察奔我家小店来了，我迅速把门锁上，和丈夫一起走脱了。一个半月后我们回家，丈夫还是被绑架到臭名昭著的洗脑班。他被非法提审时，才知道我家的电话早已被监听，警察掌握了我和市里资料点被绑架的同修有过联系。当时我公公正处于病危，丈夫在洗脑班八天就回家了。丈夫恢复工作后，我们把经营的小店兑出去了。

那几年，我家多次被非法抄家，我不敢把打印机放在

家里。同修小珍（化名）瞒着不修炼的丈夫，把电脑和打印机搬到她家里。她丈夫上班时，我俩一起做资料。一天，我俩正做资料的时候，她丈夫突然回家取工具。我们来不及收拾，我有些紧张。小珍正念很足，说：“看见就看见，没事。”她丈夫看了看，没说什么就走了。后来有同修又买了打印机，大量做《九评共产党》书。我们做的《九评》不够发，就去市里取，还有《解体党文化》一书，我们到本地和附近农村大量发放。

一天，小军过来对我说：“姐，现在外地都做彩色真相册子了，用的是彩色喷墨打印机，做出来的资料非常新颖好看，你也买一台吧。”我说：“行，帮我买一台吧。”过几天，小军送来了一台4600彩色喷墨打印机。但是一台不够用，又拿来了一台。做出来的真相资料新颖好看，同修们都愿意发。

年末，同修教我做真相台历，那是我们第一年做真相台历。铁环都是我和同修用手捏的，几百个台历捏完，手指都肿了。有时打印头堵了，我就用自来水冲洗。一次被小军看见了，急的大声说：“谁叫你这么做的？！自来水有杂质，得用纯净水冲。你知道一个打印头多少钱吗？”我说：“你也没告诉我，不懂啊！”

那时真相光碟、神韵晚会光盘民众喜欢看，我们又购买了刻录机。随着正法进程往前推进，同修们都提高了认识，除了年纪大的同修以外，同修们都购买了电脑，能及时上明慧网，还能节省一些印刷纸张。

二、真相甘露处处撒

二十多年来，同修在我们小镇面对面讲真相，真相资料一遍一遍的铺，没听过真相、没见过真相资料的人几乎没有，企业办公室里多数都摆着大法真相台历。大法弟子不断的讲真相，领导、工人很多都认同大法，相信法轮大法好。

要做好救人的事，整体配合是关键。早些年，同修们都能走出来发资料。发放资料时，我们事先协调好，每人分配好地段、楼区，避免重复发放。我们这有两个出租车司机同修，对靠近市边的村村寨寨都熟悉，甚至每村大约多少住户都知道。这给我们发放真相资料提供了很多方便，他们带我们去了很多偏远的、没发过资料的空白区。

一次，司机同修说：“今晚我带你们走没人发过资料的地方，路偏远，有的才十几户人家，时间会很长，你们去不去？”几个同修都同意去。我们走的路真是九曲十八弯。一进村，才十几户人家，每家养的狗都狂叫起来。怎么办？我们只能用正念，快速的一户不落的发完资料。等住户出来时，我们已经坐车走了。那晚我们把真相资料送到了几个很偏僻的村子，让他们听到了大法的福音。

那时我们一个月得开车出去几次，到很远的偏僻村庄。一天，一个镇的同修到我们这跟协调同修说：“我们这的同修少，很多村庄没人去发真相资料。”求助我们开车去那些村庄，把真相资料发一遍。我们安排好车，有时去两台车，有时去三台车，由当地同修带路，把那个镇的大小村寨铺了几遍真相资料。

发资料顺不顺利，跟我们的态度有直接关系。一次，我们去一个大的村庄发资料，两个人一伙。我和一个同修往住户门上放资料的时候，在卖店里打麻将的人正好散伙。一男子跟在我们后面，同修跟我说：“那男子好象要打电话举报我们，咱俩快往玉米地里跑。”我说：“不能跑，他真举报我们跑不出去，咱俩快迎上去讲真相。”那男子说：“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们没有偷东西，是给你们送福音来了，疫情这么严重，来给你们送躲避瘟疫的良方。”同修说：“老弟呀，你是善良人，不会举报我们。我们这么晚了送资料，啥也不图你们的。我们是学大法的，就是想让你们平安，

我们都是好人。”那男子手举着的手机放下了，他想了想说：“你俩走吧，以后别来了。”

我地有两个男同修，挂“法轮大法好”真相条幅是他们的强项：把条幅拴上铁钩，拿着几米长、能伸缩的鱼竿，往树上或架子上挂一个成一个，非常熟练。他们每年都挂出去很多真相条幅，各村庄的道路都能见到“法轮大法好”的条幅飘扬，散发着正的能量。过往车辆行人都能看见，特别醒目。

一次，我们在本地做了很多真相资料、真相粘贴、真相展板。镇政府放出风，要对大法弟子怎么样。同修商议给镇长和其它办公室送真相资料。可到处都是摄像头，谁能去呢？我和一个同修准备去做这件事，其他同修在家发正念。我们准备好了多种真相资料，外包精美的袋子。我俩穿着便装，戴上帽子、口罩。我们发正念，让摄像头不起作用。中午时，我们去了政府办公大楼，我俩不惊不慌的把真相袋挂在了三楼、二楼各办公室的门把上，然后顺利返回。事后听政府人员的家属说，政府楼里象炸了锅，镇长要调摄像头找送资料的人。我俩不为所动，我们是让他们得救。我们有师父保护，谁也不敢动我们。

在我家经营小店的三年中，我和丈夫不错过机会，给来店里的顾客讲真相。很远的顾客也会找到我家买东西，其实就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丈夫都给他们做了三退。

三、打语音电话讲真相

一天，外地同修来我们这里交流，说现在很多同修都在用手机打语音电话讲真相，救人范围广，谁都可以用，又详细介绍了怎样打电话的安全事项。我们一听太好了，太方便了，就跟同修学会了装语音电话程序，设置电话号码。专用电话和电话卡都备齐了，每个同修都购买了一、两部手机。

刚使用语音电话时，我们给滚动的电话号码播真相语

音。明慧广播的真相语音很全面，有很多人能听完，还有按键做三退的。每天同修提取的三退名单很可观。有时正播语音呢，对方在电话里说话了，有感谢的，有骂人的，有要钱的，还有警察要抓人的。我们想跟对方说话，但是因为语音正在播放，跟对方互动不了。基于这些情况，我们一些同修就直接对打。平时播放语音时，电话里怎么喊叫、恐吓我也不动心，觉的山南海北的离我十万八千里，够不着我。但拿起电话准备讲真相时，心就怦怦跳了起来，紧张的不知说什么。拨打过几次之后，心就稳了。

一次，电话拨通后，一个男子说：“你是真人说话，还是机器说话？”看来他是听过电话语音。我平和的说：“我是真人，在向你问候呢。”我又说：“人都想平安，那怎么才能平安呢？我告诉你平安秘诀：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有很多人在危难时念这九个字，脱险了。你了解法轮功吗？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那些跟我没关系，你们不分时间总往我手机打电话，干扰我生活。”我说：“兄弟你看，老百姓挣钱不容易，都想自己的钱别受损失。而我们自己花电话费，告诉你们在大难来时平安留下来。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救度可贵的中国人。”

我又讲了一些法轮功真相。我说：“不知你是什么身份，但我告诉你，现在高官都在退党，谁也不愿做中共的殉葬品。”他态度转变了很多，但还是不表态。我说：“咱们已经说了半个小时了，退不退党是你自己的选择，这是关乎自己性命事的。错过机会了，将来后悔也来不及了。我要挂电话了。”他说：“大姐，你给我退了吧，我是党员。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

四、与明慧网通讯，收集迫害信息

二零零六年之前，一些需要发给明慧网的信息，我们

都得拿到县里同修那里。后来同修帮我建了站内信箱，我学会了往明慧网发讯息，有“严正声明”、法会交流稿，还有为营救同修收集的迫害单位、个人电话号码。有的警察和迫害单位人员说他们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尽是国外打过来的。感谢国外同修为营救大陆同修做的努力和付出。

每次明慧网大陆法会临近截稿时，都有稿件堆积现象，我就和同修连宿的打稿。那时我打字不快，整理文章也不成熟，真是累的头昏眼花。整理稿件也是修心、增强耐力的过程。有的同修的故事看上去非常好，就是写的不健全，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有的写了十多页，密密麻麻的，错字连篇，上言不接下语；有的用拼音代替，猜不懂是什么意思。

还有的文章里有些问题，我想是同修没有认识到。既然大家信任我，那我就在自己的层次把关。我也是修炼人，肯定有把握不准、删减不当的地方。我整理完再返回给同修时，有时同修会说：“那是我要表达的，怎么给修改了呢？”有几次这样的事发生。我向内找自己，存在很多问题：自我，好为人师，强加于人，严重的党文化。

我重视修自己，再整理同修的文章时，我的心态变了。我用心整理，珍惜同修的文章，那是他们用心写出的心里话，字里行间透着真诚，是向师父汇报的答卷。有时我被文章里面的故事感动的泪流满面，由衷的敬佩同修过关中坚信师父，正念正行，无私大度的境界。我看到了自己与同修的差距，找到了自己的不足。

早些年，明慧网建议大陆同修收集公检法司和企事业单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行，附加照片，我就想在安全的情况下，收集本地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信息。跟几个同修切磋后，我们明确了做这件事的目地。修炼人没有仇恨，曝光恶人恶行是制止迫害，一旦他们知道执行错误

命令给身家带来恶果时，也许会醒悟。说来很神奇，收集这些信息非常顺利。同修很快把当年所在企业的领导和各部门单位、派出所迫害责任人的信息收集上来了，有的附加了照片。有同修在开会时，无意中看到会议室有迫害人的照片，就智慧的用手机拍下来；有同修参加婚礼时，看到了多次迫害大法弟子的派出所所长，也把头像拍了下来；我和同修骑车去了农村的村委会，中午时我们隔窗照了迫害过大法弟子的村长的照片，还有看守所的恶警信息。

一次，几个地区的协调人在一起交流，市里同修建议我们把当地二十多年来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写成综述，上传明慧网。以前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发表的市、县迫害综述，早就萌生了想统计本地同修被迫害的案例，但想做的时候觉的难度挺大，就放弃了。

可能我有这个愿望，当地协调人就把这个项目安排给我们三个人做。同修把以前收集的迫害信息全提供出来了，分类排序。我一看，这个项目工作量非常大，几百人遭迫害，每个人都需要查对核实，需要大量时间。没做过，能做好吗？市里同修鼓励了我们一番，就定下来了。市里做过综述的同修帮我们把持，指导怎么做。而且要求的巨细严格。

我们一起做综述的两个同修因为事情多，都退出了，就剩我一个人做。做综述实在是需要时间和耐力，我想不论怎么难，我都要坚持做下去。我每天参加集体学法，炼功、发正念从不误。市里同修不断的鼓励我。历时一年的时间，我们把整个县所涵盖的乡、镇二十多年的迫害综述整理出来了，再经同修把关，添补，修整，在明慧网发表了。过程中的不易是锤炼，烦躁时是修忍，根深蒂固的糊弄事的党文化东西修去了很多。回过头来看，是师父在拽我往上走。通过整理迫害案例，在后来写文章时我成熟了一些。我体悟到，做什么都是成就自己。

一直帮我们地区做综述的市里同修，看到我在这方面有了经验，让我帮助整理市里同修的迫害案例。我当时想，本来可以松口气了，这又来活了，有些打怵。但我摆正了心态，既然同修找到我，也许是师父的安排，我有这个责任，义不容辞。由于我做过一次了，知道怎么做，所以整理时顺手了一些。

做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有时一个人的信息几个小时都弄不出来。网上报的信息也不全，查时我还埋怨同修：“当时报导怎么不把信息写全呢，哪抓的？哪判的？时间呢？有的就一句话，怎么整理呀。”后来又一想：在当年的迫害形势下，能了解到同修的一些信息，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已经很不容易了，同修已经很了不起了，我怎么能挑剔呢，又暴露出了自己的抱怨心。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几百人的迫害案例分类整理出来了。

我结束冤狱回家后，市里同修过来建议我写揭露迫害的经历。我就写了一篇揭露迫害的自述，在明慧网发表了。一天，同修拿着当地版的《明慧周报》来我家，问我说：“这期周报刊登了你的迫害自述。刚才我们几个交流要发放，先问问你有没有顾虑？因为当地人都认识你。”我说：“既然我敢揭露迫害就不怕，大量发放没问题，邪恶最怕曝光。”

当时三个地方版的《明慧周报》刊登了我写的那篇揭露迫害的自述。我们被绑架时，明慧网不断报导国保大队的恶行，还有的同修给国保队长和法官打电话，邮寄真相信。听说那个国保队长说，他都休息不了，压力很大。我回家后，去那个国保大队要回被非法扣押的东西，那个国保队长谎称自己不在，不见我。

五、同结圣缘

我对周围的同修感觉有着很深的缘份，在历史的轮回

转生中，我们也许是父母兄妹、亲朋好友。得法初期，我们一起集体学法、炼功；去外地洪法，开法会；在邪恶疯狂迫害时，谁跌倒了，被一双手温暖的手拽起来；谁迷失时，同修们不离不弃，用师父的法一遍遍的叫醒他（她）；谁被迫害，大家形成整体，发正念，利用法律反迫害。

在证实法的这些年当中，我和一些同修经常在一起做事。同修小玉（化名）正念足，法理清。在黑窝里正念抵制迫害，不妥协，被迫害出现病业假相，警察只好把她放回家。我俩在一个小组学法十多年，我们互相配合默契，一起出去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我和小玉是好搭档，做资料又快又顺利。平时看到对方的问题，都直言不讳，谁也不生气。现在她去外地了，回忆我俩在一起证实法的时光，觉的很珍贵。

同修虹姐（化名）大我三岁，我俩在一起配合是最多的。我们一起协调，一起学技术，买耗材设备，帮同修建资料点，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共同配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证实法的事。虹姐心态好，有责任感，协调的非常好。

共事时间长了，时常产生矛盾，我嘴上说向内找，可还是就事论事的向外看。同修看我们整天忙活着，总出门，指出了我们存在着干事心，法上的事包揽、受同修恭维的一些问题。我听了也没有太重视修。一次，我和虹姐跟同修出去发资料被绑架。我痛定思痛，平时自己光做事，不实修，给整体和同修带来了很大损失。回家后，我和虹姐几次真诚的交流，归正不在法上的地方，继续担当责任，配合走正以后的路。

同修木纯（化名），他法背的好，有责任感。由于遭受迫害，退休工资低，妻子在外市给他找了工资多又轻松的工作，他就是不去，以修炼为重，承担着本地项目工作。他从骑摩托车、三轮车，到现在有了轿车，在城镇乡村奔走，

一直做着证实法的事。我们有事多数都用木纯的车，常常共事就有碰撞。我和虹姐坚持自己的时候多，多少次木纯都是谦让我们。

一次，去看看守所和律师会见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约定时间快到了，路又不熟，我和虹姐着急的东西南北乱指路，硬说木纯走的路不对。木纯有情绪了，车开的非常快，遇坑也不减速，一下把我颠起来了，头撞到了车棚上。我和虹姐知道指错路了，向木纯道歉。在以往的配合中，我坚持自己的时候太多了，总是指责木纯不对，语言犀利，明显的党文化。回家后我反思，自己没有修啊，脑袋不撞还不向内找。第二天见到木纯时，我向他道歉，他笑呵呵的，象没事似的。

同修梅姐（化名），理性智慧，有组织能力。二零零一年，我从北京回来第一个去找她。我俩配合，自己买布做“法轮大法好”的小条幅，两头拴上小沙袋，晚上出去往树上扔。我俩还出去发放真相资料，贴真相粘贴。她早年做生意，时间非常紧，证实法的事我去找她，她每次都放下小店的事跟我们去。梅姐合理安排同修参加学法小组，出去讲真相救人，写真相信，营救同修反迫害做的非常好。我们在配合中也经常出现修心的事，过后都在向内找中化解了。

在我的心里常常记着同修对我的好，对我的帮助，也常常怀着一颗感谢的心。我落难时，同修给了我无私的帮助。我在黑窝时，同修帮助我的家人。家人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境界，一再称赞大法弟子做的好。

在二十多年证实法的路上，我们携手同行，艰难险阻没能挡住我们修炼的步伐。我们会继续配合好，正念正行，共同走好师父为我们铺就的成神之路。

感恩师父慈悲救度！

谢谢同修！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同修大家庭 一起走在神的路上

文：内蒙古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家是个修炼的家庭，我和妻子、儿子都修炼法轮大法。有流离失所、身体出现病业状态等的同修来我家暂住。同修们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大家庭，但是各自的脾气秉性都不同，所以也出现了很多心性上的摩擦。但我们都能及时归正自己的心态，向内找，在法中升华。我们在一起学法，交流，互相帮助，坚定的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

——摘自本文

* * * * *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各位同修好！

在庄严的第二十二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我把自己一段时间的修炼过程与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

一、给同修提供安身的环境

我家是个修炼的家庭，我和妻子、儿子都修炼法轮大法。有流离失所、身体出现病业状态等的同修来我家暂住，我家给同修提供了安身落脚的地方和修炼的环境。我们在一起学法，交流，在艰难的环境中互相帮助，坚定的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

我地几个同修被迫害，非法判决书上出现了A同修的名字。她听到这个消息后来到我家，断断续续在我家呆了几个月。后来她又住在B同修家。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A同修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不正确状态，咳嗽、发烧，症状很不好，她就又来到我家。我们共同学法，一个多月后，A同修的身体恢复了正常。

D同修身体不好住院了，又从医院跑出来，她来到了我家。

当时有亲戚在我家，不认识D同修是谁，看到她状态很不好，不敢让她进屋。我和妻子下班回来后，看到D同修在我家门口坐着，瘦的已经脱相了，我们赶紧让她进屋。当时我和妻子上班期间，需要住在单位里。我们就把同修接进了我们住的地方，昼夜照顾她，给她端水，洗脚、擦脸，单独给她做粥。

由于D同修是从医院跑出来的，医院找不到患者，致使她的家属报了警，人们到处找D。后来有同修告诉我们：“人在你家啊？都找人呢，调集警力在找人呢。”妻子听说后说：“如果警察来了，我在这处理。”等到凌晨一点钟，警察也没来。后来D同修的亲戚将她接回了家。一切风平浪静，什么事都没发生。

有一天，我和妻子去一个很远的农村，去看望C同修。我和他曾经一起在黑窝被迫害过，是在黑窝里认识的。我们一进屋，看见C同修在床上坐着，身体呈现脑血栓症状，不能下地，说话也不清楚。他妻子说，去年C同修就不能下地了，年前差点就死了。C同修自己也说：“我不行了，胳膊抬不起来，腿站不住，也不能炼功了。”

回到家，我跟妻子和儿子说起这个情况，儿子说：“把他接到咱家来就行了。”那天下着大雪，儿子二话不说，开车就去把C同修接到我家来了。

C同修身体不好，好久不炼功了。他站不住，胳膊抬不起来，早上就不愿意炼功。为了让C同修能炼功，早上炼功时，我站在他的后面，帮他举着胳膊，不断的鼓励他：“坚持，坚持。”C同修真的坚持下来了。炼完了功，我们陪着C同修不断的学法，发正念，炼功。七天后，C同修的身体完全康复了。之前，是我儿子开车接C同修来我家的；七天后，他竟然骑着我儿子的自行车，回到了三十里地以外的家。他妻子非常震惊，非常感动，打电话过来说：“他到家了，恢复的这么快啊！他变化太大了！在家时下不来地，现在这么远的路能骑车子回家了。这可真是奇迹，谢谢！谢谢！”

同修们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大家庭，但是各自的脾气秉性都不同，所以也出现了很多心性上的摩擦。但我们都能及时归正自己的心态，向内找，在法中升华。有一个外地的E同修，她丈夫被迫害，她被迫流离失所，之后到我家，在我家呆了半个多月。E同修是农村人，我们的生活习惯很不一样，有时我看不惯她的一些做法，并在语言中表现出了不高兴。我马上向内找：同修流离失所很不容易，这么艰难了，我的话伤害了同修。我虽然不习惯她的生活方式，但我必须得忍。后来我对E同修的一些做法都能包容，让她感觉到在我家也不生分，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我和妻子曾经被中共邪党冤判过重刑，从一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农业大户，被迫害的家徒四壁。因为被迫害，当时我家还有很多外债，我和妻子打工的钱都用来还外债了。在我们生活最困难的时期，几年来也不断有病业同修或流离失所的同修在我家住。邪党迫害我的同修们，我们要紧紧的拉住同修的手向前走。同修们的心都在一起，互相帮助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

有时我家没钱买东西了，我们担心同修有压力，或者怕同修知道这个情况不呆了。我们知道同修们本身就处在艰难的境地之中，我和妻子忍着生活的艰难，笑容满面的面对同修，不让同修看出我们生活的拮据，必须买的生活用品有时在小卖部赊欠。尽管我们很困难，也保证来往同修的吃喝、日常费用。为了省电，我和妻子冬天不用热水，但给同修偷偷烧好热水，不让同修看出来。每当同修问我家的生活情况时，我们都说生活没问题，打消同修的顾虑，让同修们能安心在我家度过艰难的过渡期。

现在我们的生活一切都好起来了，修炼的环境也变的越来越宽松了，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全力讲真相，救度众生了。

二、救人之路

我们的生活曾经很艰难，但是救人的事没有耽误。我和妻子经常骑摩托车出去发真相资料，挂真相横幅，从未停止过救人的脚步，在救人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奇迹。

有一年的大雪天，我和妻子顺着山路去附近的村子发真相资料，挂条幅。因为走了很远，回来时已经是深夜了，路上大雪把路全覆盖了，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就在我们迷茫时，我就着雪光发现地上有几个脚印，我们顺着这串脚印走，走到尽头，发现已经到了家门口。

有一天，我和妻子骑摩托车去农村发真相资料，边走边沿着路边的村子发资料。天渐渐的越来越黑，路越走越远，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我们想，走到哪发到哪吧。我们发完真相资料，准备找回家的路，正在这时，前边过来一辆车，车灯照的地方正好是我们来时的那条路，还是一条回家的近路。

我们经常晚上去农村发真相资料。有一次我们在发资料的路上，看到离公路很远的地方有灯亮，我们想那一定是一个村庄，但我们不熟悉周围的环境，不知道进村子的路。突然很远处有一辆车向那个灯亮的地方走，我们也顺着那辆车的方向找到了这个村子。我们很感慨这里的众生能得救了。

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在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有惊无险的奇迹。

有一次，我们到一百多里远的地方去发真相资料。当时天还大亮着，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发真相资料，发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正在大门口坐着。我妻子走过去，给她一份真相资料让她看看，没想到她大喊：“抓法轮功！抓法轮功！”还把妻子刚才发完真相资料的那家男人也叫出来。那男人对我妻子说：“你把这个（真相资料）拿走！”我妻子刚才是把真相资料放在了他开着车门的驾驶室里，

他却把车门关上了，同时逼着我妻子拿走资料；我妻子让他打开车门，他又不肯开。在这个过程中，那个女人不停的喊：“抓法轮功！”而且在路边见车就拦截，没人停，终于有一辆车被她拦下来，开车的好像是村干部模样的人。那个女人向车里的人举报我们，车里有个人掏出手机要打电话。

情况很是危急，我妻子大喊：“师父救我！”这时她又再去拉那个男人的车门，车门竟一下被拉开了。妻子拿出真相资料，转身快步摆脱那些人，向一个小胡同走去。妻子穿过一个羊圈，又穿过了一片玉米地，赶上在另一街道发资料的我。妻子跟我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俩一起请师父救我们！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俩摆脱了那些人，安全走脱。我们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把真相资料藏了起来，等到第二天再来取。

没想到，第二天晚上下起了大雨，我俩骑摩托顶着雨去离家七、八十里的地方去取真相资料。雨越下越大，在回来的路上，一处我们必经的路基比较低洼，已经积了水，成了一条小河，足有一米多深，如果摩托车一过，就会被淹熄火。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钟，天阴沉着，路上一个人也没有，离家还有七十多里的路。我们有点着急，在水边溜达。正在这时，后面驶来一辆又高又大的六零大铲车。我们赶紧跟上大铲车，它在前面劈开了一条水路，我们跟着就过了小河。我们到了对面的高地，被分开的水路又复原成一片汪洋。我和妻子都笑了，想着黑天半夜的，已经凌晨一点多还下着大雨，哪来的铲车啊？我们知道，师父在帮助弟子们。

在多年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太多这样的事情，都是师父一次一次的保护着我们，我们深深的知道师父时时处处都在我们的身边，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

感恩师父慈悲救度！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同化大法实修 抢人救人

文：中国辽宁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是一名近古稀之年的女大法弟子，修炼已二十六年多了。母亲爱听法，还背下来一首我教给她的《洪吟》。父亲早已退出了邪党组织，但仍对大法半信半疑。不识字的妈妈主动把大法真相资料带给了麻将社的人看；爸爸夜里看到一个鬼影被保护妈妈的红光吓跑后，终于对法轮功有了正面认识。我虽然每天讲的口干舌燥，看众生得救的喜悦、明真相的那一刻是我最欣慰的。因为我做了师父让我做的，众生得救就是师父要的。

——摘自本文

* * * * *

尊敬的师尊您好！

同修们好！

第二十二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开始投稿了。这是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期盼的圣日，是师尊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为大陆弟子开创的特殊交流平台，我们无比珍惜，参与其中更显神圣与殊荣。下面我把自己修炼的点滴向师父汇报，来证实法轮大法的殊胜与超常，师父的圣恩与无限的慈悲。

一、学法修心，个人提高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是一名近古稀之年的女大法弟子，修炼已二十六年多了。和其他大法弟子一样，我走过了血雨腥风、惊心动魄的岁月，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关、难。在师父的一路引领与保护中，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不可摧的信念走到了今天，虽然走的是跌跌撞撞、磕磕绊绊。

自从与大法结上圣缘，我就非常注重学法。因为我无

论学师父的哪部著作，师父强调最多的就是告诫弟子多学法、多学法。我听师父的话，学法很认真，从不敷衍。

记得一天下午，我准备出去讲真相，因着急，出去就把门给锁上了，自己也不知道，老伴儿还在家呢。他身体不好，有脑梗，走路很慢很慢，但他每天也出去溜达。等我回来已经是下午五点了。我走到楼下，邻居就告诉我：“你把你老伴儿锁家里了？”我一愣：“没有啊，门我是带上的呀。”心想：糟糕了，他肯定得大闹一场。老伴儿脾气相当不好。

我让自己稳下心来：我是修炼人，不能被常人带动。罗汉遇到啥事都能乐呵呵的。我要修到更高层次，就得用更高的法理要求自己。

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要提高，我要升华。我很平静的回到家。老伴儿看我回来立刻向我吼道：“你为什么把我锁屋里？！电话也不带，你啥意思？！”

我善意的说：“别生气，我天天出去，也没出现过这事呀，一定是着急顺手就锁上了，我又不是有意的。哎，都快70岁的人了，难免有马虎的时候。人一辈子不容易，咱俩要互相担当，互相包容，你身体不好更要少生气……”

听到这里，他马上笑容满面说：“我没生气，我没生气。”我惊讶，刚才还惊涛骇浪，瞬间风平浪静。大法太神奇了！师父啊，您太伟大了！我真切的体悟到，只要我们时刻不忘自己是修炼人，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就会在大法中不断的提高和升华。

还有一次是前些年给婆婆挪坟。老伴儿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大姐和两个哥哥都去世了，就剩下老伴儿和两个姐姐。按传统讲，挪坟的事儿就是儿子的事，自然这事就落在老伴儿身上了。我很理解，而且是我主动承担的。在办事的头一天晚上，我就把能参加的人的名字都写在小本子上，担心第二天办事，人家给钱的时候记不住。可笑的是，

我忙得不亦乐乎，还觉得做的挺对呢。等到第二天一切事情都办完，大家在大酒店里吃饭的时候，坐了满满一大桌人，就两个大姑姐各给了钱。当时我就在心里笑了。这种笑很不是滋味——明摆着的利益心怎么就没意识到呢？汗颜自己修的太差劲，让师父操心。既然师父点悟，我就把它修掉。

其实，修炼就是这样在各种考验中、实修中、摔摔打打中走过来的。关过的好、过不好，心性守得住、守不住，这就是修炼吧。今后我要更加努力精进，学好法，实修自己不放松，因为个人提高永远是第一位的。

二、大法就这么神奇、超常

一次，我们姊妹四个去父母家割柴火。秋天蚊子很多，在身边直“嗡嗡”，不到两个小时姐姐就领我们回来了。母亲说：“咋这一会儿就回来了？”姐姐答：“蚊子要把我们吃了。”结果姐姐和妹妹的后背全是大红包。母亲赶紧用盐水为她俩擦后背，还要给我擦。我告诉母亲：“不用给我擦，蚊子不咬我，您看。”母亲一看，一个包也没有。她们都觉得神奇，就问：“蚊子为什么不咬你？”我说：“我是修炼人，身体有能量；师父还给每个大法弟子身上下罩，不好的东西进不来。”她们很感慨：“法轮功真好！”

再说说发生在父母身上的神奇事。父母在世的时候，每逢年节我们四个儿女拉家带口的去父母家团圆，我都会不失时机的讲大法真相。全家人都很认同，就父亲是中共邪党的党员，虽然他早已退出了邪党组织，但仍对大法半信半疑。

母亲晚年因心脏病经常住医院，我们姊妹四个轮流照顾母亲，一人一天一宿。我给母亲听师父广州讲法录音。我告诉父亲：“无论谁的班必须给母亲听法。”母亲也爱听法，还给我讲了一个令人忍俊不禁的故事：

母亲说，她没病的时候爱玩麻将。一天出家门的时候，

看到自家门把上挂着一本书（大法真相资料），封面挺好看的，母亲就拿着去麻将社了。一进麻将社，老板就问母亲：“老太太拿的啥呀？”母亲告诉他：“不知谁挂在我家门把上的，挺好看，我就拿来了。”老板接过来一看，就大声说：“老太太宣传（法轮功）来了！”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母亲不识字，大家都哈哈大笑。也有人拿起了这本真相册子，认真的看起来。

母亲不但爱听师父讲法，还学会了我教她的一首《洪吟二》中的诗，轮到我值班照顾她时，她就背给我听：“修不难 心难去 几多执著何时断 都知苦海总无岸 意不坚 关似山 咋出凡”（《洪吟二》〈断 元曲〉）。我给母亲鼓劲。同时我想，父亲天天在母亲身边，借光也能听进一点法吧。

一天又轮到我的班，一进屋，妹妹就迫不及待的告诉我：“二姐，爸爸刚给我讲完昨晚上发生的事，现在爸爸还心有余悸呢。”她给我讲了头一天晚上发生的事：

母亲家住的是一百平米两室一厅的楼房。一楼，南屋两张床，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母亲睡大床，父亲睡单人床；北屋是我们谁的班谁住。

昨晚上半夜十二点左右，妈妈已经熟睡了，爸爸还没睡着。突然从屋门进来一个人，一身黑，看不到脸，也没见开门，就来到父亲的床边站着。父亲惊恐万分，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这个黑影站了一会儿，就朝着母亲那边走去，还没等走到母亲床边，就见母亲的床四边红光冲天，非常耀眼，那个黑色人影瞬间从门逃走。一会儿，父亲才从惊魂中缓过神来。

整个过程妈妈是不知道的，妹妹在北屋睡着了也是不知道的。

我对爸爸说：“爸，您看到的是鬼，真真切切的鬼。您是共产党员，被无神论洗脑、中毒太深。师父慈悲，用这种现象来破除你的无神论观念。您当时不能说话，也不能

动弹，那不是吓的，是被鬼控制的。你看那鬼，它根本就不需要开门关门的，它能随意穿越任何地方。你再看看我妈，天天听师父讲法，师父就保护她了。这回您该相信有佛有鬼、有天堂地狱了吧。”

这亲身经历让父亲对法轮功有了正面认识。

三、同化大法，救度众生迫在眉睫

大法弟子都感觉到师父正法已近尾声，同化大法、救度众生就迫在眉睫。

师父在《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提醒弟子：“你们不能等，众生在被迫害，道德在急速的下滑，你们要救的人是越来越少，越来越难，所以不能等。”

师父在《二零零九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最后啊，就希望大家别泄劲。你们不是已经看到曙光了？邪恶也完了，越到最后越应该鼓足精神哪。完成大法弟子该完成的事情，多救度众生，那就是威德。”

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的亲传弟子，倍感责任重大、助师正法的紧迫。

我每天上午做完家务就学法。到十一点再做饭，同时把晚饭也带着做出来。因为下午出去讲真相时间长，一般五点到家，回家现做饭老伴儿等不及。这样发完中午正念就出发，我大多去公园。在路上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有时自己出去讲，有时和同修结伴。

我面对面讲真相近十年了，以前做其它项目。刚走入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经常卡壳，很苦恼，跟同修学也没学会。我就一点一点的摸索，再加上看同修这方面的交流文章，逐渐的成熟了很多。同修的文章对我的帮助很大。讲真相中是我很好的修心过程，也是我提高和升华的过程。

记得在疫情最严重期间，我去一个平时最繁华的商业

街，稀稀拉拉没几个人，而且还都离得远远的。走着走着，见一位七十多岁的先生，高高的个儿，也没戴口罩。我忙上前几步招呼：“老大哥，就您胆大不戴口罩。”他回答：“该死的戴口罩也没用，不该死的也死不了。”

我说：“大哥，这话我爱听。咱老百姓常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共产邪党坏事干绝了老天就要灭它了，它跑不了了，一个也跑不了了。共产邪党搞了那么多次运动，死了那么多中国同胞，尤其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把中国的五千年文明都给砸没了，用无神论给人洗脑。过去中国老百姓都是敬畏天地神灵的，结婚都得首先要拜天地的。看看现在，中华大地乌烟瘴气，黄赌毒娼妓遍地，假货横行，贪官污吏腐败透顶。尤其迫害（法轮功）修佛的人，老天能饶过它吗？那瘟神就奔它去的。人不治天治呀。大哥您是党员吧？”

他说：“是，还是老党员呢。”“大哥，您快从心里退出来，老天灭它的时候别给它当陪葬。咱们见面是缘啊，我是修法轮佛法的，大法是来拯救人类来了，千万别错过这机缘啊。您在心里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能躲过这场大劫保平安。我就用‘平安’的化名帮你退出邪党组织好不好？祝您平安幸福快乐。”老先生连连说：“好好，借你吉言。”

当时整个对话我都是不戴口罩的。那时一天也讲不了两三人。现在好了，一切恢复了正常。

今年年初的一天，我下午照常出去讲真相。路过一个蛋糕店，想给老伴儿买点儿蛋糕。一看排队的人还挺多，不买，没时间。我往前走不到五十米，又一家蛋糕店，可蛋糕在那摆着却一个买的人也没有。我走到窗口，女老板见有人来忙上前招呼：“大姨，买蛋糕啊？”我不解的问：“前边那家蛋糕店站大排人买，你家咋一个人也没有啊？蛋糕都是一样的，你家的怎么就没人买呢？”

女老板无奈的苦笑着说：“偶尔也有人买。”我再抬头一

看，柜台对面墙上贴着老毛的大照片。我赶紧告诉女老板：“我知道你家的生意为什么这么萧条了。”她用期待的目光等我道出因由。“你家供着死人的照片，而且他是讲战天斗地，人定胜天，和老天爷唱反调的魔鬼。那生意能好吗？！他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大的灾难啊！看看现在中国变成啥样了，这个社会变成啥样了？仁义礼智信都让老毛贼给砸光了。现在两口子过日子都藏心眼儿，谁相信谁呀，一切向钱看啊。中国传统讲：人死后入土为安。你看那毛贼死快五十年了还在那摆着，五脏都掏空了。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就没有埋它的地儿！”

听到这，女老板跑里屋去了，一会儿从里屋门伸出一个男人的头，看看又缩回里屋。女老板马上出来，直奔毛贼的照片，伸手将照片撕下，团巴团巴扔了。

我对她说：“现在人类道德败坏了，天灾人祸就多，人类还有大灾呀。你在心里一定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神佛看人心。你是党员、团员还是少先队？”

她说她入过团队。我说：“阿姨就用‘兴隆’这个名字帮你退出团队组织。祝你平安快乐，生意兴隆。”女老板高兴的直说“谢谢、谢谢！”

我虽然每天讲的口干舌燥，看众生得救的喜悦、明真相的那一刻是我最欣慰的。因为我做了师父让我做的，众生得救就是师父要的。

还有一次，我和同修结伴坐公交车去公园讲真相。上车我俩就坐在后面的双排座位，我俩前排座位坐着两个七十出头的女士，其中一人说话声音很大，慷慨激昂的讲着：“现在中国强大了，富有了，谁也不敢惹，美国也不敢惹，今年一定拿下台湾！”

她边说边看着我（我俩是对角座位）。同修用腿撞我，示意我不要和她讲真相，认为她不可救要。

我不为所动，寻找时机。当她再看着我重复说：“真的，中国现在谁也不敢惹，在全世界是最厉害的，美国也不好使。”我微笑着反问她：“中国什么最厉害？我知道中国造假世界第一，最厉害。”

听我这一说，她马上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声音也变得低调平稳了：“可不是咋的，你看那毒奶粉害了多少儿童……”我俩的对话周围的乘客都在静静的听，可惜到站了。

巧的是，这两名女士和我们一起下车了，也在这倒车。得知她俩都是教师，我继续给她讲真相，从传统到邪党窃政，从历次运动到迫害（法轮功），她很认同。同修也给另一位女士讲真相。最后她俩都明白了真相，高兴的退出了邪党组织。

其实，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众生，骂人的、要钱的、举报的、甚至打人的……我悟到，只要我们放下自我，转变观念，不被常人的一切所带动。因为我们就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成就的是为他的生命。这都是师父要求我们做到的，也是师父所要的。

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我们的提高与升华，讲真相中的智慧，或是我们闯过的每一关、每一难，无不浸透着师尊的心血与付出。如果没有师父的时时点悟、没有师父的看护与导航，我们又能做得了什么？！是师父的圣恩、大法的无边法力，成就着千百万的各大穹王、主。我们只有加倍精进，奋力前行。

想和师父汇报的太多太多，先说到这吧。请师父放心，在不断的深入学法中，我会不断的同化大法。有师父的引领与加持，我会走好、走稳、走正最后的助师正法之路，加大力度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虽然时而返出一些人心和观念，但是它已经没有根了。师父说：“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转法轮》）。现在我就这感觉。

师父还告诉我们：“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

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二零一五年纽约法会讲法》）

师父，弟子记住了！记住了！

叩拜恩师！谢谢师父！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再没人在我们门前安监控了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现在七十二岁，四世同堂，全家有十口人。我丈夫不修炼，但经常配合我做大法的事。女儿明真相，孙女是大学生，现孙女已经修炼大法了。全家人都支持我修炼，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师尊新经文发表后，我经常让全家人看。周围的人都说我家十全十美，人旺、财旺、福旺。

——摘自本文

* * * * *

在第二十二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我写出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点滴体会，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

一、正念足 神奇显

一天，当地公安局五个人来到我的门头（即商户在门口设置的牌匾及相关设施）前，在电线杆上安装监控器。我想我这个店是同修们整体配合、证实法救人的修炼环境，是互相交流、共同提高的修炼环境，任何人不配干扰，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也为了不让这几个人犯罪，我决不允许他们在我这里安装监控器。我堂堂正正的走到他们面前问：“谁让你们在

这里安的？”他们说：“是局长。”我想我要彻底改变人的观念、人的思维，修去怕心，从本质上改变自己。我把屋门一关，马上发正念。我求师尊加持，决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我的一切由师尊说了算。

师尊说：“一个炼功人具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他的功能在起作用。”（《转法轮》）。

我悟到，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用强大的正念发出了一道道白光（能量），把电线杆、监控器、电线里边的程序全部打乱，彻底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一会儿，我听到外面有人说：“这个监控不出图像，换一个。”我心里明白正念起作用了，就继续发正念。五分钟后，又有人说：“这个坏了，再换一个。”

我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后，出门一看，他们将电线杆里边的电线全换成新的了，说电线也坏了。其中一人说：“全县各路口、各小区安的都很好，怎么这个电线杆就不好使呢？奇怪！”他们一上午换了九个监控器，全都不好使，急的他们团团转，都说：“这个地方真奇怪，是不是这里不应该安呀？”

下午两点，他们又来了，局长也来了。局长着急的说：“你们是怎么回事？都找找原因。”最后局长说：“这里暂时先不安了，去别的地方安，这里以后再说。”

在师尊的保护下，后来再也没人在我们门前安装监控器了。我的修炼环境越来越宽松，同修们在整体配合中都积极主动发挥各自证实法、救人的智慧与能力。

二、所长明真相后感谢大法弟子

一次，我地十名同修因为发放真相资料被当地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因为人数多，压力大，营救同修有难度。当时同修的心性有限，大部份都把自己隐藏起来了。我向

内找，深挖根源，认识到自己还有私心、怕心，这不是真我，是后天形成的，我要立即清除它，要用纯净的心态做神圣的事。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要营救同修，要去派出所讲真相救人。

我去找一位比较精進的同修商量此事，他家人说他那天去了外地。当时我的心很稳，我又向内找：自己的依赖心太强，要从内心深处清除它，从本质上改变自己。虽然说营救同修，包括做同修家属的工作难度大一些，我知道这是师尊给我安排了一次提高心性的好机会，看我在压力大的情况下能否突破人的这层壳，同时也是去掉我的依赖心，增强判断能力、处理问题的能力。我求师尊给弟子智慧。

在这个关键时刻，师尊又安排了A同修来帮我。我们互相交流，互相配合，安排了营救同修的事情。十名同修的家属聚在一起，我们把家属的工作做通了，达成了共识：某天下午两点，被绑架同修的家属都来，我配合他们去派出所讲真相，营救同修。

那天下午，我们去了派出所。所长的脸拉的老长，气势汹汹，堵在门口不让我们进门，说：“你们来干什么？！”我说：“要人！所长，你先别生气，听我说一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行不？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在家都是贤妻、良母，非常合格的丈夫、父亲，家庭都非常和睦，孝敬老人。他们就想说句公道话，要个做好人的修炼环境。可是江泽民不允许，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开始迫害法轮功，这么好的功法不让学炼。他们都是受益者，是想让更多的人明真相，认清中共的抹黑谎言才发真相资料的，这是在救人，其中也包括你。如果人们都按真、善、忍做好人，社会上还有那些贪污犯吗？是不是？难道好人多了不好吗？”所长说：“别讲了，你也是同路人。你们回去吧，今后怎么办就看他们的态度。”

一个星期后，我配合家属又去派出所要人。所长说：“他们的态度都不好，不签字，已送到市看守所，你们去那里要人吧。”我说：“不行！人是你们绑架的，得跟你们要人。为什么让我们去市看守所要人？推责任吧？”他说：“你们回去吧，我们也管不了。”我再次对他慈悲的讲真相，他还是不听。

第三次，我们再去要人。前一天晚上，我学了三讲《转法轮》，有了法，我的正念就足了。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们就到了派出所。所长正在吃饭，我说：“你先吃饭。”我发出强大的一念：“为了让所长不再犯罪，今天我一定得让他听真相。求师尊加持弟子。”

所长吃完饭让我们上楼。楼上屋里坐着副所长、指导员，还有我们，包括家属，一共是十一个人，其中有两人是同修。同修发正念，我讲真相。开始气氛非常紧张，在另外空间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

所长说：“你们谁先说一下今天来的目地？”我说：“无条件放人。他们被关押二十多天了，家里人、老少邻居、亲朋好友，所有人都急了，都要来跟你们要人。千万别犯了众怒，我是为了你们好，不然今天我不会来。”指导员说：“法轮功反党。”我说：“我们来了几次了，哪句话反党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让人做更好的人。法轮功讲真、善、忍，是一部高德大法。你不能乱说，说错了还有罪。”指导员又说：“法轮功是X教（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我说：“二零零零年公安部发布了十四种邪教，里面没有法轮功。”这时所长拿着手机对着我照像、录音，我正念很强，我是来救人的，不怕那些招数。

我说：“所长，你给市看守所打个电话，我们去接人。”他说：“要打，你们自己打，我们也不能搬块石头砸自己的脚。再说了，具体地址我们也不知道。九九年北京你都去了，市看守所你们不知道？你今天讲了四十五分钟，我没说一

句话。现在快十一点了，该下班了，你们回去吧。我跟公安局领导再商量商量，然后通知你们。”

副所长、指导员和十名家属都下楼了，所长没下楼。他没走，我也不走，一定要救了他。我说：“所长，最后我再劝你一句，今后再遇到法轮功的事，你千万改变一下自己的看法，你以前的做法真是在犯罪。人在做，天在看。你保护大法弟子，天赐洪福，就会为家人、子孙后代多积福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大道，路就会越走越宽。我是真心为你好。”

他说：“我今天真明白了。”然后对我双手合十，表示感谢。几天后，警察就陆陆续续放人了。

三、证实法、救度众生是第一位

我娘家母亲九十三岁了。因为年龄大，行走不便，把腿摔断了，当时我两个侄儿送老人去医院拍了片子。处理好后，医生给开了一些药，说：“老人年龄大了，恢复慢，回家养着吧。”

开始大姐伺候了我母亲一个月，后来哥哥说：“姊妹四个都过来，商量一下老人的事。”我哥说：“从今天开始，每人伺候一个月行不行？不能把老人舍了。”大家都同意，我也同意。但我心里想：“如果我在这里住一个月，讲真相救人怎么办？证实法、救人是第一位的，但老人我也应该伺候，怎么办呢？”我求师尊帮助弟子。

这时大侄媳妇说：“三姑，你太忙了，你那个月我替你伺候我奶奶。”二侄媳妇也说：“三姑，你那个月我和嫂子一人半个月。如果你有时间，来看看我奶奶就行了。”我非常感动。师尊为弟子安排了此事，我心里松了一口气。这时大姐对侄媳妇们说：“你们是下一辈，不该伺候，应该我们（姐妹）四个伺候。你三姑那个月我在这里多住十天。”二姐说：

“我也多住十天。”嫂子又说：“剩下的我包圆。”我心里感恩师尊为我安排了这一切。我说：“真心感谢你们为我分担责任、义务。”当天我回家的路上，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劝了十九个人。

我回家将此事告诉了丈夫，丈夫也非常高兴，说：“把你今后在店里卖东西的钱都买成好吃的，和她们分享，给老人买好吃的、营养品，我支持你。”

四、“你们修大法的人真好，让人敬佩”

我现在七十二岁，四世同堂，全家有十口人。我丈夫不修炼，但经常配合我做大法的事。女儿明真相，用真相币、大法真相护身符救人。孙子是公务员，还开办了武术学校。孙女是大学生，在校体委任部长、学生会会长。她从十岁开始就代表全家每年两次向师尊问好，现孙女已经修炼大法了。

全家人都支持我修炼，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师尊新经文发表后，我经常让全家人看。周围的人都说我家十全十美，人旺、财旺、福旺。

我去大集讲真相救人，有人说：“我观察你们大法弟子十几年了。”我问：“你观察到什么了？”那人说：“你们买东西不挑不拣，从不计较，不占便宜，也不少给一分钱。你们修大法的人真好，让人敬佩。”

弟子谢谢师尊！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二十多年 坚持和老同修们一起修炼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是一九九五年秋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今年七十六岁，是一名退休教师。退休时我就想，要让自己的这点文化帮助那些学法有困难的同修，不排斥“老”、“笨”的同修，使他们都能学法，更好的理解法，尽快的在法上提高。

很快我们组成了一个学法小组，开始是五个人，后来发展成七个人。这几位老年同修的年龄都比我大，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有的上了小学二、三年级，有的上了小学四年级，还有三位同修干脆一天学也没上。但是她们都有一个相同的愿望：这个法好，太珍贵了，我要学。因我有帮助同修的愿望，师父安排我们接上这份圣缘。下面我就说说我和其中三位同修姐姐一起修炼的故事。

先说A姐。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是十多年前的一天，她听同修说我们这是一个老年人学法小组，就来了。送她来的同修介绍了她的情况，我想既然同修愿意参加集体学法，那就欢迎！

说的容易，可是做起来真难。A姐那时七十多岁（现在九十一岁），一天学也没上，而且耳朵特别背，就是耳聋，这给她学法增加了困难。她没参加过集体学法，《转法轮》虽然能读下来，但是读错的地方非常多，有时一句话就有两、三个错误，给她纠正，她又听不太清。我只好让她坐在我身边。她读错了，我就碰她一下，叫她重读，如果A姐能自己更正那就好，如果改不过来，我就指着书上的字教她，帮她改过来。这样，一个小自然段就要用上三、四分钟，碰到长的自然段，就更要耐着性子。别人读法她还听不太清，

跟不上。每次翻页的时候，我都是碰她一下，做个翻页的动作，她再翻页。

刚开始我心里想：她这不是拖后腿吗？本来我们小组学法就慢，这不更慢了吗？就有点着急，别的同修也有点嫌弃。我及时归正自己的心态，和小组同修说：“A姐是冲着我们老年小组来的，冲着学法来的，别的小组怎么做咱不管，但是咱们得按着大法的要求去做，不能嫌弃同修。”

我们小组是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学法。学法前，大家把一个个的三退名单报给我，由我统一整理，发到网上。A姐也把她的三退名单告诉我，别看A姐不会写字，可是每个名字都记的清清楚楚，退的内容也都清楚。有时她能说出三、四个人的名字，我们大家都为她高兴。后来她的听力更差了，在八十一岁那年，她要离开这个学法小组了，自己在家学。她说别的同修读法自己根本听不见，家里人也担心她过马路有危险。A姐虽然不上小组学法，但每次来师父的新经文时，我和同修都及时给她送去，她隔一段时间也到小组看望大家。

二零一五年五月，师父发表了新的《论语》，我们及时通知了A姐把《转法轮》拿来更换《论语》。更换的时候，我发现同修们的书有掉页的，有散页的，还有自己用线重新装订的，但书页并不整齐。尤其是A姐的书，保管的更差。我就和同修们商量，由我找相关同修把书重新装订一下。大家都很高兴，一共是五本书需要装订。当把书拿回来之后，大家看到书不散页了，整齐了，有的破旧的书皮也换了，大家都很满意。同修们认回自己的书，A姐却认不出自己的书，硬说一本比她保存干净的书是她的。我告诉她这本书是另一个姐姐的，那位姐姐虽然今天没来，咱们也不能把书给换了。A姐才勉强把她自己的书拿走了。

过了两天，A姐又来了，对我说：“我就要我那本书，

你把我的书给我。”我和她讲那本书根本不是她的，是某某姐的。还有一个同修也说她：“你拿的书就是你的，是你记错了。”没想到，第三天，A姐又来了，见面就和我说：“我就要我那本书。”我的火“腾”一下就起来了，心想：这还是修炼人吗？自己的书弄的又黄又脏，看到别人的书比自己的干净，就想要别人的，大家都说她拿的就是她自己的书，她还不信，真是不可理喻！我大声的和A姐吵了起来，我自己都震惊，咋那么生气、那么大声，越说话越多。A姐被我的状态吓住了，喃喃的说：“我就想要回我的书，你生那么大气干啥？”然后，她走了。

过了两天，我冷静了下来，想A姐平时也不这样啊。记的二零一四年我到农村送新年台历，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非法关押十五天。A姐听说我回来了，气喘吁吁的跑到学法小组，进屋看到我后，马上到师父的法像前，跪下磕了三个响头。我和小组里的同修看到她那样，都流下了眼泪，大家都知道她是在感恩师父，保护弟子平安归来。

那么，A姐为什么会这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炼功人，你它能够把它处理好。”出现这件事，是有我要提高的因素，不应该看表面的对错，用人心看问题，用人理解决问题。因为觉的这些老同修平时都很尊重我，可这次A姐的表现却是不信任我，让我感到委屈和不平衡。我认真向内找，知道自己没做到忍，对老同修大吵，更没做到善。我看到了自己的私心，本以为我的付出是无条件的，其实我对这些老同修表现出的耐心、善心都是有条件的。这不是讨价还价吗？我问自己：你跟谁讨价还价，跟同修？跟师父？这就是你的史前誓约——带好老同修，手牵手一起回家，因为我们是同修。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后，我赶紧到老同修家认错。

再说说B姐。她今年八十五岁，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算起来我和B姐相识已有二十一年了。B姐为人诚恳，做事认真，吃苦耐劳。她也是耳背，程度比A姐能轻一点，别人说什么她能听到一些，但却不是全部，意思也容易理解错了，总是打岔，这样就容易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因她自小失去父母，和亲戚一起生活，形成了她少言寡语、小心翼翼的性格，唯恐给自己招来什么麻烦。我总是开导她，在小组也经常说：是大法使我们相识，把我们连在一起，要珍惜同修，珍惜这个缘份。

记的大概是二零零七年，B姐有几天没去学法，我问其他几个同修，谁也不知道情况。那天学完法回家的路上，我碰巧遇到了B姐，就问她怎么这几天没去学法？她把我拉到一边，边哭边说：“家里出事了。”原来B姐的女儿、女婿失业后，开了一家游戏厅，生意不太好。前段时间，工商局去要钱，因为交不上钱，就拉走了几台游戏机。她女婿一气之下跳楼自杀了。这对B姐全家来说真是晴天霹雳，所以她每天陪着女儿，以泪洗面。我当时劝了她几句，第二天又买了水果到B姐家，和她在法上交流：人的生死有命，我们修炼人不能为其所累，要尽快的走出阴影，赶快回到学法小组。在生活上，她要帮助女儿和外孙，使他们在精神上有所依托，尽快的振作起来。隔天，B姐重新回到小组学法。

就是这样一个老实人，我们之间也发生过一次魔炼心性的事情。大约是二零一九年，B姐在讲真相救人的时候碰到一人，那人一听是法轮功，就对B说：“你们法轮功的头儿把钱都弄到美国去了”，等等一些诽谤之辞。B姐居然把这些谎言都听进去了。后来她把这些话告诉了另外两个同修，还叮嘱她们不要把这话传给我，因为在她眼里，我是本地区的协调人之一，所以就是“弄钱的那个头儿”。可一个同修象开玩笑似的把这些话说给了我，我当时火冒三

丈，心想：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在钱财上，从没占过别人一分，都是往外付出，我自家的小资料点都是我自己花钱买耗材，做资料给本小组同修使用，每天晚上都忙到十点钟，第二天分给大家，从来没要过大家一分钱，也没和她们说这资料是我做的，常年如此。师父讲法中多次提到修炼人不存钱、不存物，不搞集资。我真想问问B姐：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表面忍住了，但好几天都不愿意搭理她，和她说话也没有好气，失去了以往的平和。

又过了几天，我才意识到B姐是听信了谣言，我也上了邪恶的当，在同修中形成间隔。仔细向内找，找到了自己有爱听好话的心，把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看的很重；有求名心，还想当然的认为我对你好，你也得对我好；党文化的争斗心、掌控别人的心、嫉妒心很强……找着找着，我心里怨恨的坚冰溶化了，觉的B姐又象以前那么可爱了。我马上向B姐认错，不该对她虎着脸，同时也告诉她，不要听信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造谣，咱们师父从来没向学员要过钱。以后有事在小组公开说，大家在法上交流，共同提高，以免给各自修炼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因为我们是同修。B姐欣然接受。

最后再说说C姐。C姐今年八十一岁，她是我认识最早、配合最多的同修。“七·二零”之前，我们就在一个炼功点儿，早晨炼功，晚上学法，虽然那时互相不知道姓名，没说过一句话，但都知道彼此是大法学员。邪恶铺天盖地的打压开始后，我和C姐还有另外两名同修组成了一个学法小组。因那时我还上班，我们就利用每周日的时间学法，一天学三、四讲法，然后在法理上切磋交流，晚上再出去发送真相资料或贴真相粘贴，有时也挂条幅。那几年，我们就是这么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促进，走过那段至暗时刻。我退休后，组织了老年人学法小组，我们几人就分开了。

大约二零一零年，C姐也来到我们这个老年人学法小组。那几年，我们地区同修经常坐车到农村发放真相资料和新台历，我和C姐也参与其中，挨家挨户的送台历。这些年，我们主要在镇内讲真相，两人的脚步走遍了镇内的大街小巷，也走遍了城郊的角角落落。特别是每年发真相台历时，我们就装上两大包台历，还有真相资料、挂件、护身符，都放在我的自行车上。我们一般边走边讲，一般都是我讲，C姐发正念，把真相传递给每一个有缘人。

最近几年，C姐总说腿痛，走路多了脚掌也痛。可每到发台历的时候，我问C姐能去吗？C姐都毅然地回答：去！不过我推着自行车走在路上，就觉的车子发沉，原来是C姐的手拽着后座，可能这样她感到轻快些，但我一路走来却感到有些吃力。时间长了，和她相伴，我感到很累。一次路上没有什么人，我真想骑上车前行，自己也省些力气，但那样就得把她落下，我只好耐着性子，一步一步的慢慢走。

我忽然警醒，我这不是嫌弃C姐吗？因为我们觉的镇内讲真相的同修多，就到城郊讲，C姐快八十岁的老人，和我上午一起学法，下午往返二十多里路。有时看到农民在地里干活，我们还深一脚浅一脚的到地里送台历，她从不叫苦叫累，多好的同修啊！这就是修炼人，常人能做的到吗？怎么还能嫌弃？后来我就告诉C姐：“你把着车吧，我带着你走。”有时走到乡间的小路上，看着身边的C姐，我心里踏实多了，感觉有同修真好。我俩有时也边走边唱大法的歌，有时也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叫周围的生灵听到。

C姐没有方向感，不认路，出去贴真相粘贴和讲真相，都不知道哪是哪。每次回来，都是我把C姐送到离她家不远的地方，告诉她这是哪儿，你往哪边走就是你的家，确认她没有问题了，我才离开她。我想：只要同修愿意和我结伴，我决不放弃同修。

去年过年后，C姐来到我家，告诉我有个离她家不远的同修约她去学法，比到我家能省三分之二的路程，因我家住镇东，C姐家住镇西。想想C姐到其他同修那儿去了，我虽然有些不舍，但也觉的她确实省不少事儿。

今年过年后，听同修说C姐的身体状态不太好，常常说一些负面的话，提到“死”等等，结果和她学法的同修的家人听到后，怕担责任，就不让C姐去学法了，C姐就自己在家学。最近我去看她，看到她的状态远不如以前。我问她每天都干啥？她说学法、发正念。然后C姐问我正念怎么发？我说：“你不是天天发正念吗？怎么还问我呢？”她说想不起来了。我知道，一个在病业魔难中的老同修，没有学法的环境，没有同修间的交流，旧势力就是要把她拖下去，达到它们的目的。我想，我不能不管，不是我帮同修什么，这里有我要修去的人心，有我作为修炼人应该承担的责任。C姐家住八层高的阁楼，不是电梯楼。说句心里话，我七十多岁了，也不愿意上那么高的楼，而且夏天一开房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象个蒸笼。但我是修炼人，修炼人没有年龄限制，不挑修炼环境。因为我们是同修，本应互相救助，共同提高，把握住修炼机缘，一起完成史前的大愿！

“同修才会心在一处 共同精進相互帮助 走向神指的归宿”（《洪吟四》〈同一条路〉）

感恩师父！

谢谢同修！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被迫害致死并确认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5283名

•三退人数：

自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起退党（团、队）总计人数：454,535,863

•翻墙找到明慧网

自由门电脑版：<https://j.mp/fgp88>

自由门安卓 VPN：<https://j.mp/fgv88>

无界一点通（安卓）：<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无界浏览电脑版：<https://s3.amazonaws.com/693/u.exe>

明慧网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六月，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发表关于法轮功真相的第一手信息，维护和弥补迫害环境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